脂硯齋重評石頭記/第三十一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三十回

脂硯齋重評石頭記
第三十一回　撕扇子作千金一笑　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作者：曹雪芹

第三十二回

【庚辰：「撕扇子」是以不情之物供嬌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，所謂「情不情」。】

【庚辰：「金玉姻緣」已定，又寫一金麒麟，是間色法也。何顰兒為其所感？故顰兒謂「情情」。】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著往日常聽人說：「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」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 誇耀之心盡皆灰了，眼中不覺滴下淚來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，因問道：「你心裡覺的怎麼樣？」襲人勉強笑道：「好好的，覺怎麼呢。」寶玉的意思即 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黎洞丸來。襲人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這一鬧不打緊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 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，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？」寶玉聽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，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了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；二則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由他去罷：因此只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。一交五更，寶玉也顧不的梳洗，忙穿衣 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，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怎麼服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回園依方調治。不在話下。

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系臂。午間，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賞午。寶玉見寶釵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兒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玉 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，他沒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 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，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賈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，也都無意思了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

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。他想的也有個道理，他說，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清冷？既清冷則生傷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，謝時則增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」故此人以為喜之時，他反以為悲。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，生怕一時散了添悲；那花只願常開，生怕一時謝了沒趣； 只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，林黛玉倒不覺得，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。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，將股子跌折。寶玉因嘆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將來怎麼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事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」晴雯冷笑 道：「二爺近來氣大的很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，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、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沒見個大氣兒，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著了。何苦來！要嫌我們就打發我們，再挑好的使。好離好散的，倒不好？」寶玉聽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說道：「你不用忙，將來有散的日子！」

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忙趕過來向寶玉道：「好好的，又怎麼了？可是我說的：『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。』」晴雯聽了冷笑道：「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， 也省了爺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，我們原沒伏侍過。因為你伏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窩心腳；我們不會伏侍的，到明兒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！」襲人聽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，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推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們的不是。」晴雯聽他說 「我們」兩個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覺又添了酸意，冷笑幾聲，道：「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，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！便是你們鬼鬼祟祟乾的那事兒，也瞞不過我去，那裡就稱起『我們』來了。明公正道，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似的，那裡就稱上『我們』了！」襲人羞的臉紫脹起來，想一想，原來是自己把話說 錯了。寶玉一面說：「你們氣不忿，我明兒偏抬舉他。」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「他一個糊塗人，你和他分證什麼？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，比這大的過去了多 少，今兒是怎麼了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糊塗人，那

裡配和我說話呢！」襲人聽說道：「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裡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 不犯著當著二爺吵；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們吵的萬人知道。我才也不過為了事，進來勸開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。又不象是惱我，又不象是惱二爺，夾槍帶棒，終久是個什麼主意？我就不多說，讓你說去。」說著便往外走。寶玉向晴雯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好不好？」晴雯聽了這話，不覺又傷起心來，含恨說道：「為什麼我出去？要嫌我，變著法兒打發我出去，也不能夠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？一定是 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發你去吧。」說著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好沒意思！真個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？便是他認真的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作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」寶玉道： 「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。」晴雯哭道：「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？饒生了氣，還拿話壓派我。只管去回，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。」寶玉道： 「這也奇了。你又不去，你又鬧些什麼？我經不起這吵，不如去了倒乾淨。」說著一定要去回。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紋、麝月等眾丫鬟見吵鬧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，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扶起來，嘆了一聲，在床上坐下，叫眾人起去，向襲人道：「叫我怎麼樣 才好！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。」說著不覺滴下淚來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

晴雯在旁哭著，方欲說話，只見林黛玉進來，便出去了。林黛玉笑道：「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？難道是為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？」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。黛玉道：「二哥哥不告訴我，我問你就知道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拍著襲人的肩，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兩個拌了嘴了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勸和勸。」 襲人推他道：「林姑娘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。饒這麼 著，還有人說閑話，還擱的住你來說他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。」林黛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 我先就哭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我作和尚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老實些罷，何苦還說這些話。」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抿嘴笑道：「作了兩個和尚了。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作和尚的遭數兒。」寶玉聽得，知道是他點前兒的話，自己一笑也就罷了。

一時黛玉去後，就有人說「薛大爺請」，寶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

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著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「疼的好些了？」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：「何苦來，又招我！」寶玉一 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卻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過說了那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來勸，你又括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」晴雯道：「怪熱的，拉拉扯扯作什麼！叫人來看見象什麼！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知道不配，為什麼睡著呢？」晴雯沒的話，嗤的又笑了，說：「你不來便使得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麝月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們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才又吃了好些酒，還得洗一洗。你既沒有洗，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。」晴雯搖手笑道：「罷，罷，我不敢惹爺。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，足有兩三個時 辰，也不知道作什麼呢。我們也不好進去的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著床腿，連席子上都汪著水，也不知是怎麼洗了，笑了幾天。我也沒那工夫收拾， 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兒也涼快，那會子洗了，可以不用再洗。我倒舀一盆水來，你洗洗臉通通頭。才剛鴛鴦送了好些果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，叫他們打發你吃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也不許洗去，只洗洗手來拿果子來吃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慌張的很，連扇子還跌折了，那裡還配打發吃果子。倘或再打破了盤 子，還更了不得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愛打就打，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那樣，各自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 得，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。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喜聽那一聲響，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。這就是愛物了。」晴雯聽了，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撕的。」寶玉聽了，便笑著遞與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嗤的一聲，撕了兩半，接著嗤嗤又聽幾聲。寶玉在旁笑著 說：「響的好，再撕響些！」正說著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少作些孽罷。」寶玉趕上來，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了幾半子，二人都大笑。麝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，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，什麼好東西！」麝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把匣子搬了出來，讓他儘力 的撕，豈不好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就搬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可不造這孽。他也沒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」晴雯笑著，倚在床上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明兒再撕罷。」 寶玉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千金難買一笑。』幾把扇子能值幾何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才換了衣服走出來，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，大家乘涼，不消細說。

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、薛寶釵、林黛玉眾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著，就有人回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。寶黛玉等忙迎至 階下相見。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其親密自不必細說。一時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見

過了。賈母因說：「天熱，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。」 史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「也沒見穿上這些作什麼？」史湘雲笑道：「都是二嬸嬸叫穿的，誰願意穿這些。」寶釵一旁笑道：「姨娘不知道，他穿衣裳還 更愛穿別人的衣裳。可記得舊年三四月里，他在這裡住著，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額子也勒上，猛一瞧倒象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墜子。他站在那椅子 後邊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『寶玉，你過來，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』。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撐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說：『倒扮上男人好看了。』」林黛玉道：「這算什麼。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來，住了沒兩日就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來，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氈鬥篷放在那裡，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長，他就拿了個汗巾子攔腰繫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，一跤栽到溝跟前，弄了一身泥水。」說著，大家想 著前情，都笑了。寶釵笑向那周奶媽道：「周媽，你們姑娘還是那麼淘氣不淘氣了？」周奶娘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「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那裡來的那些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來相看，眼見有婆婆家了，還是那們著。」賈母因問：「今兒還是住著，還是家去呢？」周奶娘笑道：「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，可不住兩天？」史湘雲問道：「寶玉哥哥不在家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再不想著別人，只想寶兄弟，兩個人好憨的。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兒了。」

剛只說著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「雲妹妹來了。怎麼前兒打發人接你去，怎麼不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裡老太太才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」林黛玉 道：「你哥哥得了好東西，等著你呢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什麼好東西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信他呢！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襲人姐姐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多謝你記掛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」說著，拿出手帕子來，輓著一個疙瘩。寶玉道：「什麼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兒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 給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說著便打開。眾人看時，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林黛玉笑道：「你們瞧瞧他這主意。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，你就把他的帶來豈不省事？今兒巴巴的自己帶了來，我當又是什麼新奇東西，原來還是他。真真你是糊塗人。」史湘雲笑道：「你才糊塗呢！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一評誰糊塗。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；若帶他們的東西，這得我先告訴來人，這是那一個丫頭 的，那是那一個丫頭的，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，再糊塗些，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，混鬧胡說的，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。若是打發個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， 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？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，豈不清白。」說著，把四個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一個，鴛鴦姐姐一個，

金釧兒姐 姐一個，平兒姐姐一個：這倒是四個人的，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們清白？」眾人聽了都笑道：「果然明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」林黛玉聽 了，冷笑道：「他不會說話，他的金麒麟會說話。」一面說著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，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。寶玉聽見了，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，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笑了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找了林黛玉去說話。

賈母向湘雲道：「吃了茶歇一歇，瞧瞧你的嫂子們去。園裡也涼快，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」湘雲答應了，將三個戒指兒包上，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 去。眾奶娘丫頭跟著，到了鳳姐那裡，說笑了一回，出來便往大觀園來，見過了李宮裁，少坐片時，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：「你們不必跟著，只管瞧你 們的朋友親戚去，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自去尋姑覓嫂，早剩下湘雲翠縷兩個人。翠縷道：「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」史湘雲道：「時候沒到。」翠縷道： 「這也和咱們家池子里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？」湘雲道：「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。」翠縷道：「他們那邊有棵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真是樓子上起樓子，這也難為他 長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花草也是同人一樣，氣脈充足，長的就好。」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。若說同人一樣，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？」湘 雲聽了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好說。這叫人怎麼好答言？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。多少一 生出來，人罕見的就奇，究竟理還是一樣。」翠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闢地，都是陰陽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，越說越放屁。什麼『都是些陰 陽』，難道還有個陰陽不成！『陰』『陽』兩個字還只是一字，陽盡了就成陰，陰盡了就成陽，不是陰盡了又有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。」翠縷道： 「這糊塗死了我！什麼是個陰陽，沒影沒形的。我只問姑娘，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？」湘雲道：「陰陽可有什麼樣兒，不過是個氣，器物賦了成形。比如天是陽，地 就是陰；水是陰，火就是陽；日是陽，月就是陰。」翠縷聽了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今兒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『太陽』呢，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 『太陰星』，就是這個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剛剛的明白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，難道那些蚊子、虼蚤、蠓蟲兒、花兒、草兒、瓦片兒、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有沒陰陽的呢？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，那邊向上朝陽的便是陽，這邊背陰覆下的便是陰。」翠縷聽 了，點頭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我可明白了。只是咱們這手裡的扇子，怎麼是陽，怎麼是陰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邊正面就是陽，那邊反面就為陰。」翠縷又點頭笑了， 還要拿幾件東西問，因想不起個什麼來，猛低頭就看見湘雲宮絛上系的金麒麟，便提起來問道：「姑娘，這個難道也有陰陽？」湘雲道：「走獸飛禽，雄為陽，雌為陰；牝為陰，牡為陽。怎麼沒有呢！」翠縷道：「這是公的，到底是母的

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連我也不知道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怎麼東西都有陰陽，咱們人倒 沒有陰陽呢？」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：「下流東西，好生走罷！越問越問出好的來了！」 翠縷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難我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翠縷道：「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。」說著，湘雲拿手帕子握著嘴，呵 呵的笑起來。翠縷道：「說是了，就笑的這樣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」翠縷道：「人規矩主子為陽，奴才為陰。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？」湘雲笑道： 「你很懂得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剛到薔薇架下，湘雲道：「你瞧那是誰掉的首飾，金晃晃在那裡。」翠縷聽了，忙趕上拾在手裡攥著，笑道：「可分出陰陽來了。」說著，先 拿史湘雲的麒麟瞧。湘雲要他揀的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「是件寶貝，姑娘瞧不得。這是從那裡來的？好奇怪！我從來在這裡沒見有人有這個。」湘雲笑道： 「拿來我看。」翠縷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請看。」湘雲舉目一驗，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語，正自 出神，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，笑問道：「你兩個在這日頭底下作什麼呢？怎麼不找襲人去？」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：「正要去呢。咱們一處走。」說著，大家進入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風，忽見湘雲來了，連忙迎下來，攜手笑說一向久別情況。一時進來歸坐，寶玉因笑道：「你該早來，我得了一件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。」說著，一面在身上摸掏，掏了半天，呵呀了一聲，便問襲人「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寶玉道：「前兒得的麒麟。」襲人道：「你 天天帶在身上的，怎麼問我？」寶玉聽了，將手一拍說道：「這可丟了，往那裡找去！」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湘雲聽了，方知是他遺落的，便笑問道：「你幾時又有了麒麟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前兒好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丟了，我也糊塗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頑的東西，還是這麼慌張。」說著，將手一撒，「你瞧瞧，是這個不是？」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，因說道……不知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【庚辰：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。提綱伏於此回中，所謂「草蛇灰線，在千里之外」。】

注释